



# 四庫全書

薈要

【經部】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乾隆  
御覽本

#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第二十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集編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四書集編

提要



臣等謹案真德秀四書集編二十六卷中惟大學一卷中庸一卷為德秀所手定其論語十卷孟子十四卷則德秀之子志道因其點校之本而雜采讀書記及文集衍義諸書以續成之者也朱子四書章句集註以畢生之力為之至精至密數百年來一字一句儒者皆奉為指歸然章句多出新意集註鎔鑄羣書其所以去取衆說之意則散見或問輯畧語類文集中不能一一載也而數書所載又多一時未定之說與門人記錄失真之語故異同重複讀者往往病焉是編博采朱子之說以相發明復間附以已見以折衷其訛異德秀自稱有銓擇判潤之功非虛語也後祝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集編  
提要

宗道有四書附錄蔡模有四書集疏吳真子  
有四書集成大指與是編相出入然所學不  
及德秀其精審皆遜之遠矣乾隆四十年二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學庸集編序

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也公每晨起坐堂上炷香  
開卷必點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姪皆立侍焉既終  
篇呼志道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書至於朱子而理  
盡明至于所編而說始備雖從或問輯略語錄中出然  
銓擇刊潤之功亦多聞或附以已見學者僅能潛心焉  
則有餘師矣然又須先熟乎諸書然後知子用功深采  
取精此亦自博而約之義也志道拜受此書銘記於懷  
於今三紀不敢失墜挈之郭居間以語同志而郡博士  
謝君聞之來請甚勤且曰刊之泮宮俾家有其書人傳  
其學豈不公溥志道有感其言遂出授之且著其說於  
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踐之斯為善讀庶亦不  
負謝君私淑之意謝君莆之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  
政知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注雖已點校而集編則  
未成咸淳辛未季冬嗣子真志道謹識

大學集編

宋 真德秀 撰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

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

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朱子曰學

學為先次孟子次論語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摹大

五四書道理繁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集編

二

尾具備易以推尋○今且須熟究一箇大學作間架却

易為力聖賢之言難精難者既精則後面粗者却易曉

○大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

到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

亦無益也○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丟去填教實如

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說誠意自

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著○大學是修身治人底

規摹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地盤既成則可舉

而行之矣○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漸輕了

只是指磨在○今人却是為人而學果所以教諸公讀

大學且看古人為學是如何是理會甚底事諸公願為

古人之學乎願為今人之學乎○明德如八胞玲瓏致

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

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緒純

一專靜然後能致知格物○大學總說了又逐段更說

許多道理聖賢怕有些子照管不到即覺察將去到

這裏有他地病到那裏有他地病○大學是為學綱目

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

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

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問讀大學

如何答云稍通方要讀論語先生曰且未要讀論語大

學稍通正好著心精讀如何便住却讀此書功深則用

博音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

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不多而

規摹周備○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

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

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

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問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其

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致則勇猛奮躍不

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如此則書白書我自我何益之

有○問大學曰看聖賢說話所謂坦然若大路然止緣

後來人說得崎嶇所以聖賢意思難見○聖人不令

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

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

去不用或問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

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不正經亦不用矣

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

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問朱熹之有異聞乎曰得

一曰欲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

方可讀他書○橫渠云如中庸大學直須句句理會

過使其言互相發明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

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

十通今大學可且熟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

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

靈不昧以其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

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  
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  
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善則事  
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  
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  
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  
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  
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  
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  
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曰將語  
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  
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  
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  
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  
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集編

三

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深淺先後緩急之殊非若  
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  
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掃應對  
進退之間禮樂射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  
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  
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  
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  
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  
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  
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  
復追矣若其功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  
邪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  
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  
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  
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  
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

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能以自達矣其小則其  
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推類  
已甚而不足以致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  
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  
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  
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也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  
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  
而身心顛倒暗瞽迷惑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況  
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  
而用力邪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  
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  
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  
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為  
學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  
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知夫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集編

四

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  
疑矣蓋此心既立而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  
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  
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平  
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萬民之歸如流水而天下  
一曰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  
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  
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  
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  
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至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  
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  
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魄五臟百  
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  
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  
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  
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

既結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澈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般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利害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自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頂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大學之道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端而反之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感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

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必至於是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己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及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徂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善者鮮矣○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歡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性而無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眾理以下之事○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道理光明鑒照毫髮不差○此明德是天之予我者莫令汙穢常有以明之○學者須是為已聖人

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則事如今端  
容貌亦為己也讀書窮理亦為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  
亦為己也後則自然著敬○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  
若知為己後則自然著敬○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  
子存之存此而已○大學之去此而一念殊然自覺  
其非便是明之端○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提  
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  
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脉絡貫通處○在明明德  
須是自家見得這物事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或  
以明明德譬之磨鏡曰鏡猶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  
未嘗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  
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今其不昧則其全體  
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已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  
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  
明德是自家心中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  
初無暗昧如羞惡是非辭遜惻隱皆欲自家心裏出來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集編

七

觸著那物便有那箇物出何嘗不明緣為物欲所蔽故  
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點汙則不明少間磨了  
則其明又能照物○問明德章句自覺有中甚昧先生  
云這明德亦不甚昧如羞惡是非辭遜此是心中  
原有此等物發而為惻隱這便是仁發而為羞惡這便  
是義發而為辭遜是非便是禮智看來這箇亦不是甚  
昧但恐於義理差誤處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  
問在明明德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要著實去體察行  
之於身須是真箇明得這明德是怎生地明是如何了  
得它虛靈不昧須是真箇不昧具得衆理應得萬事只  
恁地說不濟得事又曰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  
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修身便是明明德事分明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  
明心知得這明德未分明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  
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未明身有不修則德有所未明  
意不可有頃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

有頃刻之不修這明德方常明或曰所謂明德工夫也  
只在讀書上曰固是在讀書上然亦不專是讀書事上  
也要理會書之所載者固要逐件理會也有書所不載  
而事上台當理會者也有古所未有底事而今之所有  
當理會者極多端○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如  
何曰人固有理會不得處如孝於親友於弟如水之必寒  
火之必熱不可謂他不知但須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  
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致深自近以致遠○  
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的只為私欲  
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者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  
鏡焉本是一箇明底物緣為塵昏却故不能照須是磨去  
塵垢然後鏡明○問明德而推之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  
自私曰德既明自然著新然亦有一種人不如如此  
此便是釋老之學這箇道理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  
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集編

八

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至善只是十分  
是處○至善猶今人言極好○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  
是好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  
毫不足故曰至善○至善是極好處且如孝冬溫夏  
清昏定晨省雖然是孝底事然須是能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方始得是盡得所謂孝○問章句中解止字云必  
至於是不遷動而如何曰未至其地而求其至善者先  
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問在止於至善至善者先生  
云事物當然之極也恐與伊川說其止止其止其所也  
義一同謂夫有物必有則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  
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各事莫不各得其所止於其所則安  
失其止則悖所謂止其止者即止於至善之地也先生  
云只是如此○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中良便是明德○問何謂明德  
乃所謂明德也明明德者是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

九

+

7

物類中亦有不能知者臣母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  
線明處然而不能知者如人者只為他不能克治耳○曰天  
地之氣有清有濁若值得暗時濁底氣這便受得  
不好了既是如此又加以應接事物遂逐於利欲故本  
來明德只管昏塞了故大學必教人如此用工到後却  
會復得初頭渾全底道理○問或問中然之頃一有  
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湏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  
廣將去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  
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那箇覺  
是物格知至了人徹悟到這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  
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  
養將去○問程子以其義理精微之極始以至善目之  
之語曰大抵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無一毫  
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  
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  
仁不獨如此凡事皆有箇極好處○至善只是明德極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集傳

十一

盡處至纖至悉無所不盡○至善便如今人說極是且  
如說孝孟子說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不孝  
到得會奉養其親也似熱強得這箇又須看如曹子之  
養志而後為能養這又似好了又當如所謂先意承志  
謝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使國人稱頌道幸哉有子  
如此方好○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  
便是了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  
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而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  
前日所論王通便是如此看他於已分上亦甚修飾其  
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  
不曾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湏是無所不用其極方  
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  
德便欲無一事私欲新民便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  
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止者

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心不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所謂  
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所謂  
心不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所謂

知止為始始能得為終本始所推本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  
節之意○問云云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  
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  
至善然非先有以善之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得其  
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  
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得其所以中者而中  
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  
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則知所止則方寸  
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  
而能靜矣心既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安則  
日用之間從容閑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  
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集傳

十二

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  
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  
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  
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  
心言故曰能○定靜之說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  
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走西走○安只是  
無執兀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  
先生曰此二字自有淺深○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  
上說○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  
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能安者隨所處而安無  
所擇地而安能處是見於應事處能處○處是思之重  
復詳審者○處是研幾○安而後能慮不審此一句如  
何先生曰若不如此則自家先已紛擾安能慮○問大  
學知止章中所謂定靜安終未深望先生曰知止只是  
識得一箇去處既已識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  
之彼又求之此即是未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此

亦相去不遠○大學定靜安慮相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  
相遠○大學定靜安慮相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  
遇物來能不動安謂隨所寓而安蓋深於靜也○問  
安而後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量  
區處得當如今人先是自家這裏鶻突了到事來便都  
區處不下既欲為此又欲若彼既欲為東又欲向西便  
是不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止自然如  
此這却不消得工夫若知所止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  
深如食之必飽如飲之必醉若知所止便見事決定  
是如如此決定著做到如此地位欠關些子便自住不  
過只是多不曾見得決定著竭其力處決定著致其身  
處若決定見得著如此看如何也須要竭其力處致其  
身則在內親近必不能推忠竭誠有犯無隱在外任使  
必不能展布四體有殞無二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這道不是見得到如何會恁地○知止只是知有  
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只是  
能慮方得能慮却是緊要知止如為子而必孝知為  
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為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  
至於事親之際為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為  
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  
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問知止矣如何於此復說  
能慮先生曰既知此理更須是當思而行且如知孝於  
事親須思所以為事親之道○問知止而後有定恭曰  
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又問上既言  
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後能得恭曰知止是知事事物物  
各有其理到慮而後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  
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  
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又問知  
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事  
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問知與得如何分別曰

知只是方知得便是在手○知者知其所以止得者得其  
所止○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  
夫燒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定對  
動而言初知所止是動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  
靜則定得來久物不能撓處山林亦靜處塵市亦靜安  
則靜者廣無所適而不能撓處山亦靜處塵市亦靜安  
安然不撓安然後能慮今人心搖漾不定疊還之際  
得事不慮者思之精審也人之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  
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聖人言雖不多及至推出來便  
有許多說話在人細看之耳○問知止得止莫稍有差  
別否曰然知止是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  
或又問何故知止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  
予可以無予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這上  
面有幾許商量在○問大學知止能得一段先生曰只  
是這箇物事滋長得頭面自各別今未要理會許多次  
第且要先理會箇知止待將來熟時便自見得○物亦  
有該事而言者如仁者不過乎物所謂物亦只是事○  
問事物何以別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  
事在○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  
在格物○治平聲後做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  
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  
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知  
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  
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問云云何也曰此  
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

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以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難乎其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不能使其衷衷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費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謂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熾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開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闕矣然其言格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末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焉揚哉○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而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一理一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故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

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靶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問致知莫只是致察否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問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理以求道先生曰所以古人只道格物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摹理與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窮理二字不若格物之為切便就事物上窮格○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格盡也

須是窮得盡到十分方是格物○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菓是恁地方就裏而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富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窮理格物如請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閒沒箇勾當處公道如今不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盡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物謂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

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  
步自然寬闊○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  
者何者為切先生云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  
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  
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  
豪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格物須真見得決定是如  
此為子豈不知是要孝為臣豈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  
是如此然須當真見得子決定是合當孝臣決定是合  
當忠決定如此做始得○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  
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  
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  
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  
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  
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  
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斂天不覆巢此便是  
合內外之理○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

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  
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去  
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  
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  
之故與其所以然之則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子  
之孝父之慈所以然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  
父何故用慈子何故用孝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  
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百姓人民土地皆  
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非說是為君了不得已以仁愛  
行之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者便用愛  
一家之人所以慈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又  
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  
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容不周然而其  
他大倫皆然天理使之如此也豈容強為哉且以仁言  
之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箇仁他知生而已從他原  
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初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四  
象金木水火土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自他  
原頭處便如此了仁則屬春屬木且看春間發生之功  
萬然和氣如草木之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生  
發以致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他生之意非仁愛  
何以如此致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  
發之於用自然慈祥和潤遇義屬秋屬金是天地自然有  
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便自然有裁制使自然  
有羞惡之心禮智亦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  
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見龜子入井時其心恻  
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  
然如此了便休須是知其所以然龜山曰此語極好又引  
或人問知覺如何龜山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且  
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是知此事又知  
所以仁所以敬所以慈所以孝是覺此理○問格物致  
知但為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是因

其所已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也○知者吾自有此心此心虛明廣大無所不知要當極其至耳今學者  
一宜無一班半點只是為利欲所昏不曾致其知○人之  
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大學中條目便自材料聖  
人教人將許多材料來修持此心令常常光明目伊川  
曰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儻臨事不醒只爭一餉  
時便為他引去且如何兩眼光暗又白曰夏在大路  
上行如何會被人引去草中也只是我自昏睡或暗  
地裏行便被人引去混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  
做主宰出乎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  
難理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難理會底理會不得是  
此心尚皆未明使用提醒他○致知格物只是一箇○  
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  
知○格物是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  
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孩提之童莫不知愛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集編 十九

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人皆有是知而不能極  
盡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學者必須先克人欲以致其  
知則無不明矣致知如推開去譬如暗室中見些子明  
處便尋從此明處去忽然出到外面見得大小皆明人  
之致知亦如此也格物是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  
敬之類事物物各有箇至極之處所謂止者即至極  
之處也然須是極盡方得久之又云知在我理在物○  
致之為義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  
皆如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  
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也治去聲後做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  
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  
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

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問云云何也曰此  
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  
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  
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  
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自不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  
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  
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  
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  
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  
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氏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  
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  
以其實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  
綱領也至此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  
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  
之用無不盡蓋必折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  
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知至謂天下事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集編 二十

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  
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到  
無所不知乃為至耳問致知之致知至之至有何分別  
答曰上一致字是推致方為也下一至字是已至○致  
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  
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為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  
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  
日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  
信得極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了○物格知至處便  
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也是凡人須是物  
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某嘗謂物  
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  
縱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問尋常讀大學未有所得  
願諸教曰致知誠意兩節若打得透時已自是箇好人  
其他事一節大如一節病敗一節小如一節○問誠意  
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

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流滿決只是臨時又要略略擱別  
莫令壅滯耳○致知如一事只是虛偽為善須十分知得  
者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偽為善須十分知得  
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  
實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為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  
竟致知窮到極處謂之致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  
覺處意是發念處○因論誠意曰過此一關方是人  
是誠過得此關道理方牢固○意誠如蒸餅外面是白  
麵透裏是白麵意不誠如蒸餅外面雖白裏面却是  
惡底一般○意誠後推盡得查滓外心盡是義理○  
致知誠意乃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  
惡與善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而夢透得誠意  
之關則善不然則惡○問知至而後意誠先生曰意誠  
只是要情願做工夫若非情願亦強不得未過此一關  
猶有七分是小人○知若至則意無不誠若知之至雖  
欲著此物亦留不住東西中央皆著不得若是不誠之

燭曰如點一條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  
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著他不得若是知未至  
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  
所不及處則皆黑暗時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  
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學他非無長  
處但他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及者則路徑甚明無有  
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顛倒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  
物工夫也又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  
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當要誠如人過楚當  
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  
欲誠意其道無由知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  
不得所以至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  
今人之未至者也知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  
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  
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只箇  
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  
可做誠意工夫曰也不能徒地說得這箇也在人一般  
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也當循序而進但知至了意誠便  
是且知得這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末梢又如此做  
便是知得也末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  
鳥啄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踏豈肯便試去食鳥啄踏  
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心言其統體意  
是就其中發出正心如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又  
曰由小而大意小心大○問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之  
發也既是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可也今而曰意  
誠而石心正則是意反為心之管束矣何也曰心之本  
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動而  
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木焉本自瑩淨寧息蓋因波濤  
洶湧水遂為其所激而動也○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持  
狂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  
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墮田不先去  
草如何下種○致知知之始意誠行之始○致知格物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  
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  
多○大學一篇有兩箇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箇誠意  
修身是一箇格致此二關了則便可直行將去○問家  
齊而後國治天下平如堯有丹朱舜有瞽瞍周公管  
蔡却平治何也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舜不以天下與  
瞽瞍周公不以天下與管蔡使皆不格致而後國治天  
下平然此皆聖人之變處不須如此思量且去理  
會那常處○先生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  
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  
理要去做三節看○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  
然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難  
大無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小○一是一切也漢書  
平帝已一切顏師古注猶如以刀切物取其整齊○大  
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箇是大綱做工  
夫全在此三句內下面知止五句是說效驗如此上面

是服藥下面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  
本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

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

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

何以得為為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

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

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

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克彰其君克辟其民者亦

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

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

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

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  
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  
以及此而苟徇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  
多而此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連於當世亦可悲矣論  
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  
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  
錢穀違互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  
為之則雖割股廬墓一則是己若同要人知了去他地便是為  
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  
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  
乎善利之間而無豪釐之差矣○為己者無所為而然  
無所為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做好如甲兵  
錢穀違互有司到當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做好如甲兵  
理會如割股廬墓一則是己若同要人知了去他地便是為  
其親之死這都是為己若同要人知了去他地便是為  
人○問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為韓報仇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

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

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

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雖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

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曰

予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

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

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

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

故疑之而不放簡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

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

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

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

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

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

其他如慎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常言之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集註

五

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

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

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

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

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而發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同一時一事

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  
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  
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  
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  
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弃此不務而反  
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  
於聖門者  
幾希矣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誥

謂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諟謂常日在之也諟猶此也或  
曰雷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  
者也常日在之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德書後字○帝典  
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德書後字○帝典  
皆  
有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或問克明德  
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集註

五

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象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  
是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  
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  
他人不能又以見天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  
功也○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  
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  
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日在之  
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  
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克能明其大德也○曰是  
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有序乎曰康誥通  
言明德而已大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  
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  
淺深亦略有次序矣○自人受之喉微明德自天言之喉  
微明命今人多鵲鵲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  
在前則深深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